

1979—1988

文献

杂志从刊

WEN

XIAN

ZA

ZHI

CONG

KAN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979-1988

文獻

杂志从刊

WEN

XIAN

ZA

ZHI

CONG

KAN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文献

wenxian 17

文 献

第 十 七 辑

北 京 图 书 馆

《文献》丛刊编辑部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从马克思的伟大实践看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	谢武军 (1)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	新柏途 (20)
· 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 ·	
·····	周林、姜亮夫 (23)
跋敦煌唐写本刘炫毛诗述议·····	王利器 (32)
《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	孙钦善 (35)
《瀛涯敦煌韵辑》在音韵学史上的意义·····	蔡勇飞 (56)
论燕乐半字谱 (从敦煌写卷伯字3539谈起) ·····	何昌林 (61)
《论燕乐半字谱》补·····	(83)
《宋史》匡谬数例·····	顾吉辰 (84)
《永乐大典》佚卷的宝贵资料	
——读《纯常子枝语》札记·····	李伟国 (92)
新发现的《郑和家谱首叙》·····	李士厚 (96)
王廷相佚文考·····	葛荣晋 (104)
年谱考辨 (上) ·····	谢 巍 (124)
·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	
黎锦熙传略·····	白吉庵 (142)
海药本草·····	〔五代〕李 珣著 马福月辑校 (156)
《越缦堂读书简端记》补·····	薛 英 (185)
北京历史文献佚书考略·····	王灿炽 (193)
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	任金城 (213)
《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叙》·····	王献堂遗作 骆 伟辑 (222)
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 (十) ·····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230)

• 中国古文献学研究 •

中国历史上的纪年(上)…………… 刘乃和(234)

《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编者…………… 戚志芬(256)

【补白】

夏涸：“盖棺事定”质疑…………… (229)

国星：《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创刊…………… (233)

本刊启事…………… (268)

从马克思的伟大实践 看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

谢 武 军

—

对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的论文。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他的有关论述，并联系他的伟大实践进行考察，同样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当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当然不可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①因此，马克思虽然喜爱席勒的戏剧，欣赏他的某些美学观点，却嘲笑他反对法国大革命，企图通过审美教育改革社会的庸人之见。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作家欧仁·苏，总是企图在他的作品中弥补生活的客观缺陷，马克思辛辣地讽刺道：“市区某区的一个居民向这位‘大改革家兼速写专家’诉苦说，他们的街道上还没有瓦斯灯。欧仁·苏先生回答说，他将在他那部大作‘终身流浪的人’的第六卷中想办法消除这种不幸。另一个区又在埋怨初等教育的缺点。于是他又答应在他的大作‘终身流浪的人’的第十卷中为这个区进行初等教育的改革。”^②画饼充饥，于世何益！违背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律，强求它承担它不可能独自承担的重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

但是，马克思并不轻视或忽视文学艺术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他是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他从来不把原因与结果看成互

相对立的两极，“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它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③ 马克思宣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④ 他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因为他并没有苛求精神活动必须产生确凿的实际效果，象神话中的咒语那样创造奇迹，因此，他也从未有过事与愿违的幻灭感。思想意识、文学艺术在人类生活中有它们的位置，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考察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一个伟大的人的一生，令人惊叹的是，文学艺术对人类社会可以发挥的多方面的功用，奇妙地体现在他个人的实践中，文学艺术始终是马克思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是他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他的实践对轻视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的人，是一个极好的教育。

二

在马克思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他曾与不少作家、诗人建立过亲密的友谊。四十年代初期，有亨利希·海涅和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8年革命期间，有格奥尔格·维尔特和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些人是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作家、诗人中的佼佼者，当他们与马克思密切来往、协力合作之际，也正是他们写出最有价值的诗篇之时。

1843—1844年间，马克思与海涅都侨居巴黎，海涅几乎天天都在马克思家里呆几个钟头，给马克思夫妇朗诵自己的诗篇，共同琢磨润色。他的著名诗篇《西里西亚织工》、《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就是这期间创作的。1844年9月21日，海涅自汉堡给马克思写信，寄去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清样，并认为马克思对这部作品会比任何人都理解得更深刻正确，因而请马克思写篇评论。还说：“我们用不了多少符号就能互相了解的。”

马克思立刻将这首诗发表在《前进报》上。1845年初，当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之后，海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抒情诗人的发展过程也就停止了。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参加编辑《新莱茵报》，同马克思并肩战斗期间，他的诗歌也获得了新的生命，他所创作的若干最好的诗篇，如《死者致生者》、《不管这一切》、《维也纳》、《勃鲁姆》等，就发表在《新莱茵报》的小品栏上。他应马克思之邀而写的那篇《告别词》，将永远记录在共运史上。

由于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牢固友谊，维尔特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他最有名的《帮工之歌》，正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的。

对这些诗人，只要他们政治上不趋于反动，马克思总是容忍他们个人性格和为人上的弱点的。在他们遭到恶意攻击的时候，他给他们以安慰，使他们振作起来。爱琳娜·马克思在1895年给卡尔·考茨基的一些摘记中写道：“豪不夸大地说，摩尔不仅欣慕作为诗人的海涅，而且对他怀有一种诚挚的感情。他甚至会找出种种理由来为海涅政治上古怪的想法辩护。摩尔坚持认为诗人都是古怪而难以应付的人物，不能用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⑤后来，海涅在政治上离马克思越来越远，他们互相之间私下里都不无微词，但马克思还是终身崇拜作为诗人的海涅，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德语作家中，马克思引用海涅的次数仅次于歌德。

对海尔维格也是如此。1844年，马克思为海尔维格辩护，认为不能从私生活的角度对天才的诗人作出判断，并以此为导火线与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决裂了。

为了维系住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表现出常人难有的涵养。在1852年1月16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别舍不得用恭维话，因为所有的

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别人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⑥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弗莱里格拉特的背叛行径和市侩作风，马克思忍无可忍，才对他表现了极大的愤怒和鄙视。

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精力与诗人们打交道呢？原因之一，对于勤奋好学的马克思来说，和天才的诗人、同时代人中有教养的人们交往，可以使他学到许多东西。比如和海涅的交往，促使马克思阅读海涅的作品，使他的文体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了海涅的痕迹。可以说，在政治上马克思影响了海涅，在语言表达和文章结构方面，马克思则受益于海涅。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出于斗争的需要。当时，马克思已经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真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⑦也就是说，要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自己解放的条件。用什么方式最容易达到这一目的呢？那就是文学艺术！恩格斯曾赞赏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涅尔的一幅画，他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

“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⑧文学艺术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影响人的感情、意志和思想，能唤醒人的精神。当它所描绘的生活图景、所表达的思想、情绪与人民的现实生活经验和内心体验相共鸣时，就使人们惊醒、振奋；就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统一起来；从而促使人们有所行动，去改变自己或改变环境。可以说，作家和艺术家们都是善于宣传和鼓动群众的人。在当时的德国，海涅

和弗莱里格拉特等人很有号召力，德国和欧洲都在倾听着他们的声音。而当时的马克思虽然令反动派颤抖，却还不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为了对群众进行新世界观的启蒙，让群众接受《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思想。马克思将争取作家诗人成为同情革命原则的人，当作自己的重要工作。五十年代末期，由于弗莱里格拉特和海尔维格相继背离马克思，其它二、三流的诗人们总是不能胜任宣传《宣言》的工作，马克思就经常怀念海涅这位曾经支持过他的事业的伟大诗人，他焦躁不安地写道：“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找一个诗人，哪怕我们必须自己替他写诗。”^⑨恩格斯还将作家、艺术家参加革命队伍的情况，作为共产主义在德国迅速进展的一种标志。

考察一下文学艺术的全部历史，就可以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文学艺术可以起到阶级的喉舌和武器的作用；在革命变革中，文学艺术可以起到揭露旧制度旧阶级，宣传新思想新阶级，从而在舆论上和思想上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作准备的伟大作用。因此，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必须把文艺作为自己的斗争武器，马克思也正是为此才千方百计吸引作家、诗人参加革命队伍的。当然，马克思并没有要求文学艺术成为单纯的宣传工具，他深知伟大的即兴作家不一定是伟大的诗人。他从来没有把维尔特的创作置于海涅之上。归根结底，文学的宣传作用仅仅是它所有社会作用的一部分。

三

马克思在科学研究中，始终把文学艺术作为他向历史和现实社会作调查研究的对象之一。马克思特别推崇这样的作家，这些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他们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和对未来的预见通过典型化的方式浓缩在作品中，提供给人们一个较为简单的社会关系模特儿，向人们展示在纷纭复

杂的、普通的生活中所不容易看清的事实。这样的作家作品，启示和证实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帮助他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大段摘引路德的著作，并说：“这一切描写得绘声绘色，同时也确切地抓住了旧式高利贷和一般资本的性质。”^⑩他赞赏：“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⑪他把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权威，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⑫他从中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时代的社会真象，他引证这些著作以证实自己的见解。在《资本论》中，他就借助巴尔扎克的《农民》，说明农民为何被高利贷的蜘蛛网越缠越紧。马克思非常佩服伟大作家的历史预见性，由于他自己也具有这种能力，因而总是能够正确地估价伟大作品的意义。狄福的《鲁滨孙漂流记》问世后，不少文化史家和浪漫主义批评家认为，这本书的出现，“仅仅是对于过度讲究风雅的一种反动和对于被错误理解的自然生活的一种回恋。”马克思却指出：《鲁滨孙漂流记》描写了在未来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出现的“单独的个人”的典型，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前奏”。^⑬马克思发现：“巴尔扎克曾对各式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⑭而一般人要认识到高布赛克的过时，还需要一段时间。保尔·拉法格回忆道，马克思曾计划在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后，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重大著作《人间喜剧》的文章，因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力浦王朝时代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且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⑮”。当然，被马克思认为有先知预见的作家是不多的。一般说来，他并不是在文学作品中去

寻找观点与结论，他的革命学说的结论，首先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统计资料中得到的，而文学主要起着验证他的观察和结论的作用。

马克思象使用历史文献一样使用过去时代的文学名著。他直接采用《伊里亚特》、《奥德赛》等作品中提供的事实，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婚姻制度、妇女地位、社会生产力状况、分工情况等。并利用这些作品所提供的材料，识别其它学术著作的可靠性。在他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用荷马和埃斯库罗斯考核或证实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为了研究十四世纪英国各阶级的思想感情，马克思把朗兰德的《农夫皮尔斯的申诉》同他觉得较“有宫廷气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作对比，以判断J·R·格林的《英国民族史》是否正确。这些古典作品不仅帮助马克思认识历史，而且帮助他认识现实。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莎士比亚笔下那些有个性的英国人已经成了过去的“幻影”。“明显的阶级差别、过分细致的分工以及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①⑥} 农业工人的低工资，同英国济贫法配合在一起，成了“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农的一种高明手法”^{①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比但丁的“地狱”篇所描绘的情景还可怕。这惊心动魄的对比，不能不使人感到改变现实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马克思还通过阅读文艺作品来观察社会思潮，从中发现各社会阶层的思想状况，以及各种哲学观点、社会学说在群众中的影响。他始终坚持广泛阅读文学作品，不管是知名作家还是无名小辈，不管是工人歌谣还是流行文艺，都在他阅读之列。他看重优秀作品，认为“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①⑧}，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可以了解人民的动态。从车尔

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他看到俄国“底层深处正在发生动荡”^①，“俄国的现状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解放农奴自然只是加速了瓦解的进程，可怕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②。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判断。通过工人的歌谣，马克思了解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情绪和觉悟程度。西里西亚工人歌曲《血腥的屠杀》表明德国无产阶级“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③。马克思也不拒绝研究粗俗文学，他认为粗俗文学虽然只能引起美学上的反感，但却可以利用它来研究历史发展。德国畸形文学“代表德国的历史兴趣的一面”^④。那些庸俗不堪、没有任何严肃内容的作品，迎合嗜之入迷的读者的口味，不自觉地暴露了那个崇拜（因而购买）它的阶级或阶层的偏见和世界观，哪儿有腐烂了的肉，苍蝇就绕着哪儿飞。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勃里昂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⑤，但他在法国却名噪一时，其原因，“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⑥。轰动德国的尤斯图斯·麦捷尔的《爱国幻想曲》的特点，“在于一瞬间也没有超越市侩庸人那种无聊的、小市民的、驯服了的眼界，而且纯粹是些幻想罢了。这种矛盾使他们很能吸引德国人的心灵”^⑦。蜚声于欧洲文坛的欧仁·苏先生“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投合读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⑧。通过文学作品的接受情况、分析公众的欣赏趣味，是马克思的习惯。

马克思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批评，是以文艺批评的方式进行社会批评与哲学批评的范例。在《神圣家族》中，对《巴黎的秘密》的分析批判占了两章的篇幅。欧仁·苏的小说问世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文艺批评家拉维尔丹等人曾为其中所宣扬的阶级调和的思想喝采，而德国的青年黑格尔

派施里加等人则对其中超现实、超政治的“思辨原则”大吹大擂。马克思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生动幽默而又一针见血地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思辨哲学，而批判的锋芒又集中指向青年黑格尔派的那个反动分支——“批判的批判”。如果说，《巴黎的秘密》给“批判的批判”提供了一个宣传主观唯心主义的机会，那么，它更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彻底清算思辨哲学的生动素材。

从马克思上述实践，我们看到，文艺在马克思创立革命学说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认识作用。归纳起来，大致是三个方面：一、认识生活真理的启示；二、了解历史与现状的文献；三、观察人情世故、舆情心理的窗口。马克思之所以从这三方面实践，是有其理论根据的。

其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将艺术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通过文学艺术的途径，人们也能够一定程度上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把握。在某些方面，对世界的艺术把握是别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所不可代替的。伟大作家的思想往往达到或接近自己时代世界观的最高水平，因此，他们的作品能够再现出无比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出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本质，预示未来的某些趋向，让人们增长智慧、获得启示。

其二，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人们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又成为人们进行艺术想象和幻想的基础，比如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②。一定的艺术形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荷马只能产生在大约二千六百年前，而巴尔扎克也只能出现在十九世纪。也就是说，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是对自己时代的艺术记录，作家是自己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书记”，伟大的作品总是历史时代印记最深